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九十九
至五百一



13
849
166



門 3
補 849
卷 16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錢幣

傳曰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虞之允治六
府之政修夏之有德九牧之金至即鼓鑄之興其來
尚矣其後太公作圜方之法通輕重之權遂行於齊
貽謀後世財力頗富遂合諸侯至周景王鑄大錢秦



并天下以幣為二等施及漢室貪京迭變善哉禹貢
 之言曰漢家諸鐵官皆置吏卒及徒貢山取銅鐵歲
 十萬人已上以中農計之是七十萬人嘗受饑也
 地銷陰氣之精斬木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出
 此又使民棄本逐末窮則起為盜賊姦邪不可禁其
 原皆起於錢也禹之論信美矣然古者名山大澤不
 以封蓋慮下之專利也若吳鄧之錢徧天下邯鄲郭
 緱以冶鑄成業與王者埒富此豈春秋富利之旨哉
 是故居上者有四海之富司生民之命較盈虛而籠
 餘羨謹法令而懲游惰因時立制為之均節然後如

泉布之流通積不涸而藏不竭大賈富家不得豪奪
 吾民而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矣賈生所謂除博
 禍而致七福其知治體者歟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 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銀也

周太公立九府圜法 周官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

之官故云九府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 外圓
圜謂均而通也 布帛廣二尺二寸 而內
孔方 輕重以銖 言漢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

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實為金利於刀 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

也 流於泉 流行如泉也 而布於市 市於民間 束於帛 束聚也 太公

退又行之於齊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大於舊錢其價

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資財也量資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凡言幣者皆所以通

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

牛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

得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重為母輕為子若布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

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

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能

為潢洿也原能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竭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肉錢形也以勸好孔也

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

其相孫叔敖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

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

而市復如故

秦始皇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二十兩為

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鎰比尚秦制也尚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

計部

三

上而錢 銅錢質如周錢 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與爾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嘗

漢高祖初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 如榆莢也 黃金一斤 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

以稽市物痛騰躍 稽阻滯也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躍也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畜積群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爾踴騰一也 不當累重言之 米至石萬錢至馬四百金

呂太后二年行八銖錢 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也民患其大至八銖錢是 六年行五分錢

所謂莢錢者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恣其私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取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 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 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

得贏 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 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 夫事有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 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 操持也人人皆

得鑄 錢也 各因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也 報論 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以誘民

縣謂間使

人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

下衆也積累下報論之也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

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重一斤十六銖輕

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今滿平也若干若設數之言也

與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又曰秦錢重半兩漢

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

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私鑄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

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錢法不立錢法依吏急而

一之平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復呵乎則市

肆異用錢文大亂

何言怒也

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

事棄捐而採銅者日蕃

蕃多也

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

錢日多五穀不爲多

言皆採銅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不爲多猶言不爲之多

也善人惕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將甚不詳柰

何而忽

詳平也忽忽忘也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

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

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

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至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

令禁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

相疑二矣採銅鑄作者及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

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

別貴賤五矣

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鑄鑄金人十二是也

以臨萬貨以調

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未民困六矣

未謂工商之業也

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

末業既困

農人敦本倉廩實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

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其後賈山復上書諫

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詔責對以為錢者無用器

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

是與人主其操權柄不可長也

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

其後復禁鑄錢云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也

即就富

埒天子

埒等也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

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行三銖錢

新壞四銖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又新鑄作也

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

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

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朝

觀以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

是時富商大賈或滯財役貧

滯停也

穀百數穀車也廢居邑居穀於邑也又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蓋或有所置廢有

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財射利也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封君受封邑者謂公王列

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王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方以邑入償之治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

浮滛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

孝文更造四銖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

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

皮幣諸侯多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

赤金為下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

盜摩錢質而取銖錢面有之而面幕又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更鑄作錢也許

慎曰銖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錢益輕薄

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績績綉也繪五采而為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為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雜鑄銀錫

為白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撰直

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平生斤之重差為

三品比重六兩則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楮

下品重四兩也邦計部

而長 也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
銖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五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
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銖自造白金五

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抵歸也
言大凡也無慮亦謂
大率無小計慮也 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

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利
者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

偃矯制大害法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
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縱放也故令
相告言也 郡國

鑄錢民多奸鑄 謂巧鑄之
雜鉛錫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仄 所謂子緡錢以赤銅為其郭也今
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一當五

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五賦及給官用
皆令以赤仄 白金稍賤民

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
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
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
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

所改

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時御史大夫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能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人心搖動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泉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

寢

哀帝時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者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從公卿議竟坐此策罷先是孝武元符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

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為出銀它銀一直流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用長尺用龜甲緣也距至也度甲直二千一百六十為

大貝十朋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么龜九寸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么貝

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

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

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

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

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茅布壯布中布差布

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

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依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

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

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

鑄錫

鍾似錫許慎云鍾銅屬也然則以鍾及錫雜銅以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鍾錫者也

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

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

蔡非庶民所得居

謂蔡國出大龜也

有者入太卜受直百姓

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

非井田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於是

農商大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

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

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

布屬具寢莽性燥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

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

欲得

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

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者也

易下係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言貨財辭訟正乃得人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

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及祭祀無過旬日喪紀

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

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

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以供其所屬吏定價

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

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樂語有五均

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

事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
四民當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受貧則公家有
餘恩及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
小民矣

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長

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

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

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鋋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靈

故曰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

實於司市錢府也

莽建國元年以盜鑄錢者不可禁廼重其法一家鑄

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

傳舊法行者將符傳即不倍留令更不持者厨傳勿

舍關津苛留厨行道飲食處傳置公卿皆持以入舍

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五年十一月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

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

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

有奇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好孔也足枚長八

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帛枚

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
 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錢俱枚直一並行
 盡六年毋得復行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
 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
 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錢布者與妻子沒入
 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但寶貨
 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
 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
 六七
 後漢光武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馬援在隴西上

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

許事遂寢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隨牒解

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

其利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

好事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當復

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是

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京兆尹闡興署主簿第五倫為

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奸

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倫平銓衡民脫服

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

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

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奸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千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繇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

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以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四海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

之上水木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銀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庶民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燦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之苦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裂中夏魚潰雖萬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經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又鑄小錢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簾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鐘簾以銅為之

故賈生上書云懸石鑄鐘簾前書音義曰簾鹿頭也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鑄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似爵有角蛇尾文如羽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火史靈臺及永安侯銅鸞皆卓亦取之故貨錢物貴穀斛至數百萬又無輪郭文章不便人

用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

魏武帝為相於是罷董卓所鑄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

文帝黃初二年三月初復五銖錢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

明帝大和元年四月行五銖錢時錢廢穀用既久人

問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圖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昔川之不韓暨為監冶謂者舊時冶作馬排為排以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工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二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克實制書褒嘆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蜀先王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馬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葛亮取寶物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蜀巴曰易爾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克實

吳大帝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昇直設盜鑄之科

赤烏元年春鑄大錢當千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帝聞當千錢百姓不以為便九年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昇其直勿有所枉也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

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克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既不多繇是稍貴

成帝時東土多賊殺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荊州刺史庾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移漸多夷人宮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

孝武大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鬪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莖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鞞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肄其業何富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用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克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著於目前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克資魏世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

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繇於兵亂積
久用之於廢有由然而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
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
倉庫克實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
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
人皆坐而饑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
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以人習來久革
之必怨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耶魏明
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
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

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幣著於已誠也世
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
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
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
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
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
實繇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
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
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須兵革屢興荒饑薦及饑寒未
振實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

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未自
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昇平必
致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
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時大府叅軍索輔言於軌曰
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
錢通易不滯秦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
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
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
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類其利

後趙石勒僭號鑄豐貨錢時建德較尉王和掘得一
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
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
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千二百
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
賤買私錢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烈買珠玕貴賣於市坐玉者十幾人而錢幣不行
下縣八百然百數於買中縣四千下縣二千已所昔
益而人計不樂以出公縣市錢則中縣取一千二百
十三字案書不可執嫌文付示豐倉因此今公品計
鼎容四卡中官大錢三十文日百當千午當萬鼎融
外做不憚辭說豐貴錢和裝辦輝煥王噴融特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錢幣第二

宋高祖即位初言事者多以錢幣減少國用不足欲
悉市民銅更鑄五銖錢散騎嘗侍范泰奏議曰流聞
將禁私銅以克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
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

冊府元龜

邦計部

卷之五百

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
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
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金
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
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
寡倉廩未克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
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被
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
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
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

夏禹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
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
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財則君民俱
困較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
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者良由基根未固意
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
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也

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
文

二十四年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二十五年罷大錢當兩先是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文帝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尚書僕射何尚之議曰伏覽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少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耶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米有違眾矯物而可久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然罷息六貨潰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

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嘗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之法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行或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山屬所忌縱糾察不精致

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報明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嘗郗敬叔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與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滅何可勝計晉遷河南疆境未廓或士習其風錢不通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畧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

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弊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虛愍作肆力之民徒勤不足以供瞻誠由貨貴物賤嘗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專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成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帝從演之議遂以一當兩行之經時至是以公私非便乃罷

孝武建元元年更鑄四銖錢立錢署鑄錢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

姓不盜鑄及帝卽位又鑄孝建四銖百姓因此盜鑄
錢轉僞小商貨不行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
載自八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
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
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循前貫無復改創年歷旣遠
喪亂屢經煙焚剪毀日月消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
不有革造必將大乏宜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
刑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爲品詔可之所
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
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旣薄

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
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
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
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
復乖時中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採山術存銅多利
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
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實况今耕戰
不用採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
鄧之資農民不息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
唯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

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准式去其雜偽官斂輪郭藏之以為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剪華利用於事為益帝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者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土蓋不欲入署凡盜鑄為利利在偽雜偽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為永寶愚謂

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為之強制使換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嘗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輪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偽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偽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然須所患於刑式不均加以剪鑿又鉛錫衆雜耳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

禁顏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幣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令去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爭鑄器用日耗銅既轉多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行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

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頒與自止不足以至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賢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息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路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月日漸鑄歲久之後可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幣賑國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奸巧大興天下之貨靡碎至盡解於

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滿年歲暮稅登財幣漸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下乏耶徒使奸民意蹙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易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代乎帝不聽

前廢帝永光元年閏百姓鑄錢由是錢貨亂散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經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景和元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摸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礪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
明帝即位初禁鵝眼經環錢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止

太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奏朝請孔頴上鑄錢均貨議辭

甚博其畧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貴甚賤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與此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

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滌染始皆類也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習滌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實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滌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奸此明主尤所深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民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

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奸帝使諸州郡大
市銅會晏駕事寢

武帝卽位初水旱不時竟陵王子良啟曰泉鑄年遠
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完
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搖革相尋完者爲
用旣不兼兩迴復遷貿會非委積縱令小民無嬰困
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
舊科退容奸利

永明八年廣郡甲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
燒爐四所高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北許步平地
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
猶存

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
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銅山嚴道地青
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一百里按此必是
通所鑄地近喚蒙山僚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
無極并獻蒙山銅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帝
從之遣使人蜀鑄錢得千工費多乃止

梁高祖天監初准京師及三吳荆郢江相梁益用錢
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

貨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各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三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二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曰稚錢五銖徑一寸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銖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

五銖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為朱耳三吳行之差

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

其源未聞

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

半謂之男錢亦婦人佩之即生男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類下詔書非新鑄二等之錢並不許用趨利之徒私用轉甚

普通四年十二月罷銅錢鑄鐵錢時人以鐵易得並皆私鑄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奸詐因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鄂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

大同元年七月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錢減則物貴陌錢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
敬帝太平元年三月班下遠近並同雜用今古錢
二年四月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閉細錢

陳高祖永定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梁元始末又有兩銖錢及鴉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鴉眼輕私家多鑄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

文帝天嘉三年改鑄五銖錢初出一當鴉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七月初用大貨六銖錢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
後魏之初錢貨無所用孝文始詔曰天下用錢太和

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郡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絹疋為錢二百在所遺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

宣武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

孝明熙平元年京師及諸州鎮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園貨始行定兩銖之楷齊桓修之因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適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剗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師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至困之切王道貽

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舊式者時被勅云不行之錢雖有嘗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宜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鷲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嘗式裂疋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民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唯

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嘗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嘗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環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

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澄被
旨勅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叅量以爲太和五銖
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嘗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
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
便至於西京北城內外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
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
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錙相屬不假斗斛之
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州
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
大小悉聽行之鵝眼遠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

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
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
之錢通行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
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當憲既欲均齊物品塵井
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
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
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於市也
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升
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升得銅五兩變帳山鑛
計一升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計鑛一升得銅八

兩南貴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
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地利並宜鼓鑄詔
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
孝昌三年正月詔立鑄錢之制是時朝議鑄錢以國
子博士高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
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
世代不同太公爲周制九府圖法至景王時更鑄大
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
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
至元符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

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
銖次三銖次一銖文帝罷五銖錢明帝復立孫權江
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
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
財之貴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
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蓄既
盈民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
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夷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
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酒榷之官邑有
造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

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頗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才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名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已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華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

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克錢官頗觀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謙之卒孝莊永安二年秋更鑄永安五銖錢是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御史中尉高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奸鑄者

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德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至無利應自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黃門侍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虎賁

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

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

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况昔卽理不殊求取

臣前表經御披侃乃隨事剖辯帝從之乃鑄五銖錢

如侃所奏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

欲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賣之絹疋正錢

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

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

多

北齊神武罷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

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繁錢古錢河陽生澁天柱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帛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西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奸偽競起

文襄輔政時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與秤同錢一

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十二銖自餘皆准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准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入市

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群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

文宣天保三年除永安之錢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少帝乾明昭帝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等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甚薄或以生鐵和銅

至于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

四年七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

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其從者遠配爲民

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行

隋高祖開皇元年九月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

三年四月高祖以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乃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嘗平所在勿用以貿易不止

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

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私和以錫鐵錫鐵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鐵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

十年詔晉王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奸狡稍漸

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迺相倣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士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

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又鑄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鈔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利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

煬帝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奸狡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鏃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安祿山亂... 武宗大業... 立正... 十八... 淮南李嗣京奏開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一十九

錢幣第三

唐玄宗先天元年九月諫議大夫楊虛受以京中用
錢惡貨物踴貴上疏曰伏見市井用錢不勝濫惡有
加鐵錫卽非公鑄虧損正道夷亂平人城外此錢並
不任用中京且猶若是遠郡夫何以堪易曰何以聚

入曰財故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曰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國家優尚寬典吏人慢法銅錫亂雜偽錢轉多政刑漸失於科條明罰未加於守長有殊禁人爲非矣日中爲市聚天下之貨而錢無准的物價騰踴乾沒相乘盈虛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帝京三市人雜五方淫巧競馳侈僞成俗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并之家歲增儲蓄貧素之士日有空虛公錢未益於時須禁法不當於代要四方無所取則矣夫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容姦於非弊將若之何其惡錢臣望官爲博取納鑄錢州京城並以好錢爲用書奏付中書門下詳議以爲擾政不行

開元四年十一月詔曰如荆東都川錢漸有變動所守及河南尹作河簡較宜勅劉知柔單思遠稍自勅勵嚴加捉搦

六年正月禁斷惡錢行二銖四象已上舊錢更收入間惡錢鏽破復鑄准樣式錢勅出之後百姓惡然物價搖動商人不敢交易宰相宋璟蘇邕奏請出太府錢五萬貫分於南北兩市平價買百姓問所賣之物堪貯掌官須者庶得惡錢散行入門從之又勸近斷惡錢恐人聞必錢行用其兩京文武官夏至防閑庶

僕宜卽先給錢待後季任取所配物貨賣准數還官
二月勅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州之法以通天下
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和善苦真偽相雜則
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道深恐貧寡日困奸家
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安佚早禁止
不行

閏七月詔曰禁斷惡錢改鑄新者務於精好行之久
長如聞諸道置鑄御史專掌未稱所云仍有濫惡且
更提振不卽加罪有先鑄不如法總重毀鍊并已納
太府者並令更揀擇不合樣送所由重鑄已後倍須

在意不得更然兩京少府並准此時宋璟爲侍中
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以銷毀之頗招士庶所怨
七年二月詔天下惡錢並令禁斷錢令初下或恐艱
辛宜量出米十萬石令府縣及太府寺選交易穩便
處所分貯依時價糴與百姓收取惡錢便送少府監
提碎

八年六月詔曰比來所市惡錢畧計數應未盡本欲
防其私鑄務在總納於官若博換尚多則須擡帖估
價百姓情願出惡錢一千文計秤滿六斤卽官以好
錢三百文博取無好錢處依時估折布絹雜物每季

終各令隨近送納鑄錢仍申主者勘會

十七年八月詔曰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大小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平之資錢之所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四人爲本若本賤末貴則人棄本而務末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旣不堪於器用又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知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令造銅器所有採銅錫鉛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

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者準法罪之

二十二年三月詔曰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故古之爲錢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項者耕織爲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用項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求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况古往今來時異事反經費之義安有定耶

終然自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寮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因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奏

也

秘書監崔沔議曰夫國之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

人必竟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漸忘本業本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於更漢令太公之創九府將以貧殷人况依法則不成違法乃有利謹按漢書文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為他巧者然則雖許私鑄不容姦錢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令之與不除為法正等能謹於法而節其用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姦不生斯所以

稱賢君也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誠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謹守舊章無越制度且夫錢之為物貴於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子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嘗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

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

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萊不懇草萊不懇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則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猶人鑄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

破重錢以爲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矣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錫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炟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

啓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旣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

十月詔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法教之間宜有變革自今已後所有莊宅以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到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二十六年於宣潤等州置錢監

天寶初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富商姦人漸

收好錢潛將往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縫環之類每一陌重不過三斤

十一年正月勅曰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求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為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

有過限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依條件處分是時

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

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年錢許市人博換

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炒穿穴古

文餘並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天寶之制諸州凡置九十九爐鑄錢絳州

三十爐楊州宜鄂尉各十爐益柳各五爐洋州三爐

每爐役丁匠三千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

作十番每爐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九十斤白金三

千七百九十斤黑錫四百四十斤納每貫錢用銅蠟

錫價約七百五十文工匠在外每爐計鑄錢三千

三百貫約一歲計錢二十二萬七千餘貫

肅宗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興其來已久蓋代有沿革時為重輕周興九府實啓流泉之利漢造五

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大小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兵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無新鑄不廢舊錢與實三官之資用收一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其文曰乾元重寶其開通元寶者亦依舊行用所有私鑄捉搦處置卽條件奏聞

二年八月又鑄大錢其文依乾元重寶而重其輪以別之一當五十詔曰九府陳規百王不易或以輕爲重蓋取適時以重爲輕用爲救弊則以形分龍馬勢寫刀龜子母相沿變通斯在今國步猶阻帑藏未充重歛乃人日不堪薄征則軍賦未足是以須令改鑄務於濟時自聞行用已來頗亦公私弘益今可於絳州諸爐加樣起鑄更增新郭不變舊文每以一錢用當五十利豐費約實允事宜其錢以二十斤成貫自餘錢監並聽依舊享滋厚利足以富國人安俗阜朕復何憂仍令鑄錢使卽勾當起鑄新錢或有奸濫所由奏法勿至寬容各仰州縣明示錢樣切須捉搦勿使違犯在京官寮比無俸料桂玉之費將何以堪宜

取絳州新錢給冬季俸料卽仰所由申請計會支給且多難之際家國當同頃者急於軍戎所以久虧祿俸眷言憂恤嘗愧於懷今甫及授衣畧爲軻給庶資時要宜悉朕懷於是新鑄與乾元開通元寶錢三品並行焉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十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寺觀鐘及銅像多壞爲錢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京兆尹鄭淑請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榜死八百餘人人益無聊中外皆以爲變法之弊封奏日聞貶

第五琦爲忠州長史

三年二月詔曰泉府之設其來尚矣或時改作則制有輕重往以金革是殷邦儲稍闕屬權臣掌賦變法非良遂使貨物相沿穀帛騰踴求之輿頌弊實由斯夫易柱調絃政之要者今欲仍從舊貫漸罷新錢又慮權行轉資艱急如或循循所務未塞其源實恐物價虛騰黎元失業靜言體要用籍良圖且兩漢舊規典章沿革必朝廷會議共體至公蓋明君不獨專法當從衆議庶遵行古之道俾廣無私之論宜令文武百官九品以上並於尚書省集議訖委中書門下詳

擇奏聞

臣欽若等曰史不載尚書省集議之文

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則須議新錢且欲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爐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姦未絕况物價日起人心不安事籍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支行用其開元舊錢宜十文行用乾元當十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後進止七月詔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用其天下諸州並准此

十二月詔應典貼住宅店舖田地碾磴等先為實錢

典貼者令還以實錢贖先以虛錢典貼者令虛錢贖其餘交關並依前用給賞價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代宗寶應元年五月甲午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二乾元重稜大錢以一當十丙申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稜錢不在行用之限初度支使第五琦奏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以贍國用又以乾元重寶錢奏加重稜以一當五十行之僅半歲犯私鑄者日有數百府縣不能禁朝廷以錢貨大弊仍奏悉依開元錢以一當一人甚便之

大曆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

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源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
七年十二月禁天下新鑄造銅器唯鏡得鑄其器舊
者聽用之不得貨鬻將廣錢貨資國用也

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
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輪於京師度功用轉送之費
每貫計錢二千是本部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
益多又有雜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與
雜源故監置十爐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功
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
請皆罷之又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

王者非諸侯方岳所宜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
占之非宜也諸總隸鹽鐵使皆從之

二年八月諸道鹽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
交易錢交下麓惡揀擇納官者三分纔有二分餘並
鉛錫銅盪不數斤兩致使絹價騰貴惡錢漸多訪聞
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錢轉相貿易姦濫漸深今後
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切加禁斷

四年六月判度支侍郎趙贊以嘗賦不足用及請採
連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十權其輕重詔從其說贊
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復請

貞元九年正月諸道鹽鐵使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每銷錢一千爲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千餘其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寶減耗伏准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勅令准

大曆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勅文一切禁斷年月深遠違犯尚多臣請自今已後應有銅山任百姓開採一依時價官爲收市除鑄鏡外一切不得鑄造及私相買賣其舊器物先在人家不可收集破損者仍許賣入官所貴銅價漸輕錢免銷毀伏請委所在觀察使

真臣屬吏會計處置詔曰可

三月勅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姦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以後有人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祇承人等並不須干~~預~~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一切勿問

七月張滂奏所在錢貨伏請不許壅塞以通商賈從之

十年六月勅今後天下鑄造買賣銅器並不須禁止

其罷物每斤價置不得過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長史
及巡院同勾當訪察如有銷錢爲銅者以盜鑄錢罪
論

十四年十二月鹽鐵使李若初奏諸道州府多以近
日泉貨數少緡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使課
利有闕商賈不通請指揮見錢任其往來勿使禁止
從之

憲宗元和元年二月以錢少禁用銅罷

八月靈武節度使李樂奏黃河堤岸摧得古文錢三
千三百其形甚小方孔三足

二年二月詔曰錢貴物賤傷農害工權其輕重須有
通變比者鉛銅無禁鼓鑄有妨其江淮諸州府收市
鉛銅等先已令諸道知院官勾當緣令初下未盡頒
行宜委諸道觀察等使與知院官專切勾當事畢日
仍委鹽鐵使據所得數類會奏聞

四月禁鉛錫錢

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柳州平陽
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
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於柳州舊桂
陽監置爐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

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

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已之資今欲着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買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立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徧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

益於生人權其輕重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作法條流聞奏

六年二月制曰夏貢有差先乎任土周幣殊等實在使人近日所徵布帛並先定物樣一例作中估受納精麗不等退換者多轉將貨賣皆致折損其諸道畱使畱州錢數內絹帛等但有可用處隨其高下約中估物價優饒與納則私無棄物官靡逋財其所納見錢仍許五分之中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足段

錢以準貨本約其輕重制之不均遂權百物由是競爲蓄聚漸變流通粟帛轉賤農桑益廢若無釐革其弊難堪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卽須兼用足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卽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並錢須禁斷

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鏐奏請於常管蔚州界加置爐鑄銅錢漸廢錫錢詔河東道自用錫錢已來百姓不堪其弊若蔚州鼓鑄漸致銅錢則公私之間皆得充用宜委所司子細計料量借錢今積漸加至五爐七年二月詔蔚州鑄錢令度支量支錢三萬貫充本

是月詔曰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將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以聞

五月詔自今已後諸州府有請以破鐘再鑄宜令所在差人監頗不得令銷錢毀器別有加添

是月兵部尚書判戶部王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鹽鐵使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此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輕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

禁約伏以此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詔從之

七月度支戶部鹽鐵等使奏先令差所由招召商人每貫加饒官中一百文換錢今並無人情願伏請依元和五年例敵貫與商人對換從之

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常平收市布帛每端疋佐加十之一

十二年四月詔曰泉貨之設古有嘗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歛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緡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擇清幹官吏專切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詔口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內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已下至士庶商旅等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十貫如有過此許從勅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別物收貯如錢數按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內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不得更過兩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舖等所貯錢並

須計同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令所司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僚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御聞奏其贖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數其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人論告亦重科處并量賞告者時京師市里區肆所積聚方鎮錢如王鏐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竟置第宅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

十四年六月勅應屬諸軍諸使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有鉛錫者宜令京兆府枷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看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仍令府司聞奏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閏正月詔曰當今百姓之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充依舊則人困轉甚貨輕錢重征稅暗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芾其弊

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惟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楊於陵等伏請天下兩

稅權酒鹽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且免賤賣疋帛者伏以羣官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雷州雷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以後並改配疋斤兩之物爲稅額如大曆以前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嘗約仍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廻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錢卽於端疋斤兩上量加估價廻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饒法行卽當就實此舊給

用故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准利本以權率計錢有銖兩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但舊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疋段上旣不專以錢爲稅人得以所產用輸官錢則貨幣必適其重輕隴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絲麻或地邊塞風俗旣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又羣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器令州郡鑄錢者昔漢朝亦令郡國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今若兩稅盡納疋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

罷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畧使便據元勅給與價直并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鑄鑄本請以畱州畱使年支用錢物充所鑄錢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較省本所資衆力并收衆銅天下併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罷盡停其諸州府有出銅錢可以開爐鑄處具申有司便出令同諸州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如此則見錢稍廣物價漸增天下百姓日有所利軍國用度亦興無虧其收市銅罷期限并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令有司條流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請續處分將欲頒行尚資周慮

請令門下中書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并諸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

長慶元年六月詔公私便換錢物先已禁斷宜委京兆府切加覺察
九月勅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外內公私給用官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千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

敬宗寶曆元年十月河南尹王起奏准八月二十一

日勅不許銷鑄見錢爲佛像仍令京兆河南尹重立
科條奏聞令請犯者以盜鑄錢論制可

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元和四年閏三月
四日勅應有鉛錫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糺得一錢賞
百錢當時勅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則有
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是無
畔際昨因任清等犯罪施行不得遂酌事理量情科
賞或恐已後民間更有犯者宜立節文令可遵守臣
等商量自今已後有用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州
府常行杖決脊杖二十十貫以下決六十徒三年過

十貫已上集衆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准此處
分其所用鉛錫錢並納官其能糺告者每一貫賞錢
五十不滿一貫者准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
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至死者徵納家資充填
賞錢其元和四年閏三月四日勅便望刪去可之
四年十一月勅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
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
已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
過本限卽任人糺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並准
元和十二年勅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糺告人

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准元和十二年勅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

五年二月鹽鐵使奏湖南管内諸州百姓私鑄告到錢伏緣衡道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遠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奸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嶺南等道應有出銅錫處亦慮私鑄濫錢並請委本道觀察使條流禁絕勅旨宜依

八年三月鹽鐵使王涯奏請於蔚州置飛狐鑄錢縣

以變河東管内錫鐵之弊從之

開成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裴度奏管内蔚州飛狐縣鑄錢侵害百姓請廢院令道自鑄便充每年甲價詔曰鼓鑄之利合歸有司制置已成難亟更改其飛狐依前令度支收管其甲價便以新鑄錢充其所由工匠令院司與觀察使計會具挾名申不得廣占人戶侵擾州縣

六月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宰臣楊嗣復曰此已多年但且禁銅不可廣變法廣變法卽必擾人李珣曰今請加爐鑄錢他法不可先有格令

勅不曾下經年而州縣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見之爲嘗今自淮而南至於江嶺鼓鑄銅器列而爲肆州縣不禁市井之人逐錐刀之利以一緡範爲他器鬻之集利不啻數倍是則禁銅之令必在嚴峻斯其要也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鍾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緡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其半先給虛估正段對估時價支給勅比緣錢重幣輕生人轉困今加鼓鑄

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誠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並納官事竟不行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勅准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爲陌更有除折今後委河南府指揮市肆交易並須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詔曰錢者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

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奸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嘗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搬載出境

三月知唐州駢晏平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蠟小錢棟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就中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楫到洋嚴加覺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中書奏訪聞三京諸州府所賣銅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爲器以邀厚利勅旨宜令遍行曉諭嚴加禁制如元舊破損銅器及碎銅卽許鑄造器物仍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二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科斷十一月勅諸道州府納勒見錢素有條制若全禁斷交匪通規宜令遍指揮三京及諸道州府及諸城門所出見錢如五百已上不得放出如稍有違犯卽准元條指揮其沿淮州縣鎮卽准先條勅命處分

十二月勅行使銅錢之內如聞挾帶蠟錢若不嚴設條流轉恐私加鑄造須行止絕以息姦欺應中外所使銅錢內蠟錢卽宜毀棄不得輒更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限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

二年七月度支奏三京鄴都并諸道州府市肆買賣所使見錢舊有條流每陌八十文近訪聞在京及諸道街坊市肆人戶不顧條章皆將短陌轉換長錢但恣罔欺殊無畏忌若不條約轉啓倖門請更各降指揮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從之

十月右司員外郎楊薰奏先以銅器貴市人多銷錢

以爲器下令禁之令不行又降之乃再行前勅亦不能禁

三年十二月青州上言北海掘得鐵錢二百萬

四年四月禁鐵蠟錢時湖南純使蠟錢青銅一錢折當一百商估易換法不能止

八月工部員外郎孫洽奏准律馮錢作銅最爲大罪望加禁絕

九月勅先條流三京諸道州府不得於市使錢內夾帶鐵錫錢雖自約束仍聞公然行使自此有人於錢陌中捉到一文至兩文所使錢不計多少納官所犯

冊府元龜 錢幣三
人准條流科罪

長興元年正月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造新錢或一當十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兼進錢譜一卷仍於表內徵引故幽州節度使劉仁恭爲鐵錢泥錢事勅旨劉仁恭頃爲燕帥不守藩條輒造泥錢號爲山庫殊非濟物一向害人醜狀尋除惡名猶在郭在徽旣居班列合識規章豈可顯對明庭遽陳弊事仍緣舊譜更撰新文加以一當十真謂將虛作實據茲見解宜加懲責可降授衛尉少卿同正仍勒依舊篆字其所進錢譜納在史館其擅造到官數錢圖並令

焚毀

二年三月勅諸道州府累降勅令不得使鐵蠟錢如有違勅行使者所使錢不計多少並沒納入官所犯人員姓名以聞近日依前有無良之輩所使錢內夾帶鐵蠟錢須議再行止絕宜令諸道州府嚴切條理密差人嘗於街坊察訪如有衆私鑄瀉及將銅錢銷鑄別造物色捉獲勘究不虛並准前勅處分三年三月河府奏重開廢銅冶末帝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准條流處分

晉高祖天福三年二月勅朕以歷代鑄錢濟時爲寶久無監務已絕增添邇來趨利之人違法甚衆銷鑠不已毀蠹日滋禁制未嚴姦弊莫止旣無添而有損耗國以困民將致豐財須行峻法宜令鹽鐵使禁止私下打造鑄馮銅器速具條流事件聞奏

十一月勅國家所資泉貨爲重減耗漸虧於日用增加自致於時康近代已來中原多事銷蠹則甚添鑄無聞朝廷合議於條章寰海必臻於富庶宜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曉示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委鹽鐵司鑄樣頒下

諸道令每一銖重二錢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處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爲主官中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其陳許鑄錢外則不得接便別鑄造銅器如有違犯者並准三年三月三十日勅條處分

十二月勅先許鑄錢仍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切慮逐處銅闕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因茲

不得入錫并鐵及令缺漏不堪久遠用使仍委鹽鐵司明曉示准元勅指揮

四年七月勅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聞以鉛錫相參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不可久行今後官私鑄造私下禁依舊法

十一月建錢爐於藥川爲石豹之冶

漢隱帝乾佑初始使七十七陌錢是時膳部郎中羅周胤上言曰錢刀之貨今古通行從古自來鑄造不息長無積聚蓋被銷鎔若不峻設隄防何以絕其奸元臣請勅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凡器物服玩鞍轡門

戶民間百物舊用銅者今後禁斷不得用銅諸郡邑州府鄜市已成銅器及腰帶幘頭線及門戶飾許勅出後一月並令納官官中約定銅價支給候諸處納畢請在京置鑄錢盡俾銅盡爲錢以濟軍用除錢外只令鑄鏡鏡亦官鑄量尺寸定價其餘並不得用銅如敢固違請行條法以杜姦源疏奏不報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興販所有一色卽不得瀉破爲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方所由節級決脊杖十七放隣保人醫杖十七

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世宗顯德二年九月勅國家之利泉貨為先近朝已來久絕鑄造至於私下不禁銷鎔歲月漸深奸弊尤甚今採銅興冶立監鑄錢與使公私宜行條制起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及鏡并寺觀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應兩京諸道州府銅像器物及諸色裝鉸所用銅限勅到五十日內立須毀折送官其私下所約到銅據斤兩給付價錢如出限輒有隱藏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所犯人並加等第刑責至五斤已上不計多少所犯人處死其銅

鏡今後官中鑄造於東京置塲貨賣許人收買於諸

處興販

初世宗謂侍臣曰今以錢貨之弊將立監鑄錢勅像之屬凡是銅者並從銷鑄卿等勿以

毀佛興利而有難色夫佛聖人也廣其善道以化人心心能奉道佛則不遠存其像也非重佛之至也行其道乃奉佛之深也今興利所以濟人也濟人即佛道也况開大聖捨頭目之喻若朕身可濟民亦將不惜也

